



◎ 刘先平 著

夜探红树林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新世紀出版社

夜探红树林

中国少年先锋队
中国少年先锋队
中国少年先锋队



中国少年先锋队
中国少年先锋队
中国少年先锋队

名家名作随身读

夜探 红树林

◎ 刘先平 / 著



· 广州 ·

廣東省出版集團
新世紀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探红树林 / 刘先平著. —广州: 新世纪出版社,
2013. 7

(名家名作随身读)

ISBN 978 - 7 - 5405 - 7329 - 4

I. ①夜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0718 号

目 录

- 001 / 咕里咕，咕里咕
——童年纪事片断
- 006 / 胭脂太阳
- 010 / 东海有飞蟹
- 022 / 银杉王
- 039 / 寻踪觅迹
- 057 / 海上鸬鹚堡
- 075 / 救救胡杨林
- 092 / 寻访红艳艳的厚嘴唇
- 100 / 夜探红树林
- 118 / 金黄的网伞世界
- 135 / 三次水中逃生
- 145 / 黑鹿的呼唤
- 208 / 独眼豹
-

咕里咕，咕里咕

——童年纪事片断

我的童年，应到故乡的沙滩、巢湖、草滩、苇丛中去寻找。故乡是巢湖北岸长临河西的一个小村。名字很上口：西边湖。大门一开，涌入眼帘的是浩淼的水天，悬在姥山宝塔上的白云，浮沉在水中的孤山，列阵的山影，斜穿蓝天的白鹭。

乡亲们多以种菜园，兼之打鱼捕虾为生。旧社会的苦难，父亲的早逝，连年的水灾，使我的童年生活充满了不幸。然而，故乡哺育了我，在那里，还有着另一片的世界，给我欢乐，引我思索——

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一直以为夏天是南风吹来的。它卷着堆雪般的浪涛，日日夜夜轰鸣着。还未走到湖边，飞溅的水花已像蒙蒙的细雨洒来，凉爽惬意极了。

这波峰浪谷也是我们嬉戏的运动场。敢于跳浪，是会引得同伴伸出大拇指的。当山岳般的浪压来时，纵身跳起，探身浪峰上，再稳稳落到波谷，那是一种多么冒险而又舒心的事！说是冒险，一点也不夸张，因为从波谷落下时，要稳稳实实，只要脚一歪趔，细沙一抽，就要跌入水中，被大浪淘走！然而，凡是玩过跳浪的孩子，



都不怕晕船，都敢于在激风狂浪时驾着一叶小舟出湖！

细软的金色沙滩，简直是我们一群孩子的魔毯。不仅夜间可以提着马灯，在那上面寻找甲鱼上岸的足迹，从沙堆中捉住它们；还可以施展一切幼稚的想象，用沙砌起城堡、楼台亭阁，开掘河流、布防攻战。等到一个大浪抹平了一切，人也累了，随身一歪就躺到沙滩上，看着白云在湛蓝的天空悠悠飘动，任凭浪波轻轻地拍打……我感到了母亲的抚爱，听到了外祖母推着摇篮的低吟……

我对于建筑和雕塑的最原始印象，大约就是从沙滩上得来的！它也给了我最初的创造的愉快！

冬天，湖水退下去了，褐色的湖滩裸露了出来，成了一群群大雁的居留地。翌年，经过几场软软的风、细细的雨，蓼叶吐红，柳条发青，芦笋冒尖了，平展展的湖滩铺了层茵茵绿草。永远是那样悠然自得的放牛伢子，骑着牛来了；扎着红头绳的小丫头，举着竹竿把鹅群赶来了……湖滩成了别具情调的牧场，也成了我们这帮孩子的乐园！捉蟋蟀，挖茅根（又嫩又甜），拔茅翎，闯关，打仗……

最有诱惑力的，是找吊鹃鸟（云雀）的窝。吊鹃一边婉转地叫着，一边打着旋旋往天上飞。这时，我们总是拍着小手，合着它的韵律，唱了起来：

咕里咕，咕里咕，
我在烟囱理个窝，
大姐烧火燎了我。

咕里咕，咕里咕，
我在芦柴缝理个窝，

只怕大风刮翻窝。

咕里咕，咕里咕，
我在树洞理个窝，
又被蛤蟆占了窝。

咕里咕，咕里咕，
只好在草棵理个窝，
担心害怕放牛哥。

咕里咕，咕里咕，
.....

一双双小眼瞪得像田螺，紧紧追着那飞旋的鸟儿。等到它只是个小小的黑点时，脖子酸得难受，眼涩得撑不住，一个恍惚，那黑点消失了。唯有袅袅的鸣声，在湛蓝湛蓝的天空，犹如轻梦一般。

不久，那银铃般的乐曲像是融入了九霄，只有风拂过湖面的低语。但蓝天白云中却骤然掉下一个黑点，愈来愈大——啊！是那美丽的小鸟。唱累了，还是那悠悠的白云散了？眼看它就要砸到地下……就在我们为它的命运急得心都要蹦出来时，它却一下张开翅膀，掠过柳梢、芦尖，贴着低低的青草，消失在绿茵中了……我们像是被湖滩弹了起来，立即向它落处跑去。哪里还有吊鹃？难道它有上天入地的本领，钻进了土里？或者，它仍然留在冥冥的天际，而落下的只是它的影子……

这个美丽、神出鬼没的精灵，不知引动了多少的情思！直到四十来岁了，一位在内蒙古草原上捕鸟的人，才解开了盘旋在我脑



海中几十年的谜。他说：找吊鹑窝，应是“看起不看落”。即是：它起飞处的附近，正是巢区；而降落时，它却要做出种种假象，迷惑心怀叵测者……

这或许就是引起我观察鸟类的起始吧？

当椿树已经打伞，只要是闷热的夜晚，我总是死乞白赖要跟随隔壁的大爷去“罩生”。

浅浅的湖滩，是鱼儿的产卵场。当夜幕垂落时，在浅滩的粼粼波光中，这里、那里不断地响起了哗嗤泼刺声。鱼群来了——鲫鱼一路噼里啪啦撒欢；鲤鱼要深沉得多，冷丁儿才打个响响的水花；最有趣的是鲇胡子，别看它平时张着大嘴专吃小鱼，又滑得无比，这时却乖巧，温顺极了：翻转身子，将蛋青色的肚皮浮在水上，歪歪晃晃，简直像个鸭蛋踩水。我帮大爷提着马灯，他提着篾罩，在刚刚淹没脚面的水里追着鱼群。有时一罩能罩住四五条鲇胡子。

有一晚，天太黑了，还飘着蒙蒙的细雨。大爷不想带我去，说了很多“鬼打墙”的故事，以及他能想得起来，编得出来的关于湖滩的种种恐怖……我犹豫了，畏缩了。

当第二天早上，他用绳子拖回了一条二十多斤的大青鱼，叙说如何和它搏斗了几小时，追了几里路被它撞倒两次，终于罩住它时，我懊悔极了——没有亲眼看到那紧张的一幕。直到现在，我也没能再有机会看到那个壮观的场面，只得作为永远的向往和懊悔留在心里。

这片充满生机、熙熙攘攘的湖边世界，给我幼小的心灵倾注了无限深厚的爱。爱是种子。以后，我常常去崇山峻岭、大漠戈壁、雪峰冰川、江河湖海，寻找它生出的绿叶、开出的紫色小花、飞出的鸟群、启航的白帆，以及五光十色的幻想。



这或许也是我在写作时，为何笔端常常眷念着故乡，寻找着幼稚……

1983 年盛夏

后记：短短的二十多年，美丽的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已沦为水质五类、劣五类的一湖臭水，虽然已投入了五十多亿元治理，成效甚微。

20 世纪 70 年代在我们村子前兴起围湖造田，运来大批石块筑堤，却经不住风浪的摧击，堤垮了，田未造成。但是，巢湖北岸仅有的几百米沙滩消失了。巢湖闸、裕溪闸的建立，虽在防洪抗旱中起到了作用，但却人为地切断了巢湖与长江的交流，破坏了生态系统；且又未能实施科学调水，致使巢湖沿岸季节性湿地也消失殆尽！

人的妄自作为，使大自然失去了自然，巢湖失去了原有的生态系统，孩子们失去了魔幻般的沙滩，迷人的柳林、牧场……

胭脂太阳

月亮只是一圈淡淡的光晕，飘浮在朦朦的天边。
山，隐没了，只有滴滴嗒嗒、噼啪作响的水滴声，暗示着森林的存在。

雾，弥天大雾，均匀地，无声无息地将天地混为一体，像是浩荡混沌的大海。

没有一丝风，西双版纳是著名的静风区。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？被无形的又似有形的雾包裹着。不，你又是自由的，似乎是在飘荡，在宇宙中行走。

像是在大地母亲的怀抱，温习着甜蜜的梦，用不着想，用不着任何的行动，只需要静静地、静静地，躺在母亲温暖的胸膛。

“茶花两朵！”

浩深的雾中，传来了原鸡特殊的啼鸣。善歌善舞的傣族老乡，因为原鸡的叫声酷似在赞美茶花，又称之为“茶花鸡”。

“茶花两朵！”

又是一声，它应该是嘹亮的唤醒黎明的号角，但浓雾却使它失却了阳刚，变幻为柔软的飘忽，像是在轻轻地召唤，召唤人们的思维：热带雨林中正盛开着艳丽的茶花，火红的木棉，千姿百态的兰

花。

原鸡是鸡的老祖宗，至今还留在热带森林的大树上，我国只有云南、广西、海南岛有它们的踪迹，个体比现在的家禽鸡小，但它保留了鸡的原始习性，显示其珍贵。前天，在来西双版纳的路上，我还见到一只原鸡的母鸡，领着六七位儿女，迈着矜持的步伐，从容不迫地穿过公路，向左边的树丛走去。

“喔喔喔！”

终于，传来了令人振奋的雄鸡的鸣唱，歌声洪亮，悠扬！

“喔喔喔！喔喔喔！”

“茶花两朵！”

寨子里的雄鸡们，以极大的热情，响应了原鸡和雄鸡的呼唤。雄鸡们兴高采烈地歌唱，似是扯开了厚重的雾幕，播撒着欢乐，唤醒了生命的活力。

浓浓的雾中，顿时有了小鹿走动的声音，松鼠在枝头弹落水滴，鸟的鸣叫，大象吸水的豪饮，大蟒游动、压伏草丛的窸窣声……

弥天的雾色，开始变化，灰暗在渐渐褪去，乳白开始展染，漫天溢起乳浆。

我们在森林中慢慢地走着，榕树展叶滋滋声，竹笋拔节咔嚓声，青藤伸枝的扭转声，昆虫的鸣叫……组成了一曲动听的生命的吟唱交响乐。

热带雨林的雾，是种标志，是绿色的符号。在墨江时，一位林学家痛心地说：森林被砍伐了，墨江已没有了每天的大雾。雾滋润着森林，滋润着热带的土地，是高能量的生态环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

终于，一团胭脂从东方雾中出现——那是太阳。是那样柔美，那样娇艳。它一出来，就已在高空。时间已是九点钟。



好一轮水灵灵的胭脂太阳！

胭脂太阳用它的水艳，将望天树、番荔枝、鸡毛松、柚木、龙脑香树显现出来了……浩瀚的热带雨林显现出来了。

突然，天空出现了无数的黑点，像是庞大的鸟群……不，像是漫天飞舞的蝴蝶，我们都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，期待着奇迹的出现。

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西双版纳这一片地方是静风区。开始时我们并不太相信，怎么可能是常年累月没有风呢？然而，我们来了的这两天，确实没有感到风的拂动。

我们的脖子望酸了，可那些黑点依然是浮在天空中的淡雾中，飘飘忽忽、忽忽飘飘……

热带植物研究所的老张，不知我们在呆看什么，我指了指那些漫天飘荡的黑影：

“是飞鸟，还是蝴蝶？”

“不，不！那是灰烬。昨天晚上你们来报告，说是西边山上的森林失火了。那不是火警，是烧山——将大片的热带雨林烧掉，种庄稼。每年都有这样的事发生，我们呼吁了多少次，情况有好转，但并没有杜绝。他们并不知道烧掉的是批极珍贵的财富，一个物种被烧掉了，一座金山也无法将它恢复！”

我们的心，一下跌落到谷底……

但仍然不愿相信，那是真的……

终于看清了，那些黑点，正是黑的灰烬！

一幅无比壮美的热带雨林晨画，被泼了无数的墨汁！

后记：《胭脂太阳》记录了1981年第一次到西双版纳的奇遇。

2002年，在怒江大峡谷高黎贡山的东坡、海拔两千多米的山坡上，一片焦黑的戳立的树桩触目惊心。近两天发生了火灾？同行的



当地朋友说：烧火种地。这里的耕地金贵，经济落后，为了解决少数民族兄弟的生活，每年还是要划出一部分林子作为火烧地。口粮总是最重要的问题……

高黎贡山以生物的多样性著称，是生态关键区之一。著名的植物学家李恒教授多年来在高黎贡山采集标本、研究，被当地各族兄弟誉为高黎贡山女神。也是2002年在贡山见到她时，我问：西双版纳与高黎贡山比较，哪里物种更丰富？她毫不犹豫地说：高黎贡山。它是古南大陆和古北大陆交汇的地方。当缅甸郿邦板块漂移时，古南大陆向前推进了四百五十千米，也即是说将高黎贡山往北推移了四百五十千米。古南大陆带来了很多热带植物，到了温带就要变异才能生存，因而产生了变异种和新种。如菠萝蜜在贡山就有，但贡山并不具备菠萝蜜要求的高温高湿的环境，因而它就需变异、适应，才有了贡山菠萝蜜。李恒教授在高黎贡山采集的7075号植物标本中，已发现了五六十个新种。

2006年我们两次再探怒江大峡谷时，看到了政府已为生活在高山地区的傈僳族、怒族、白族兄弟在河谷地带建立了多处新居。我们再也没有看到焚烧森林。



东海有飞蟹

茫 茫东海，连天碧波托起一朵小白花。
茫 小白花上有飞蟹。

蟹会飞？会在海面飞行？

我询问过很多海洋生物学家，他们先是惊讶，后是试图说明那是错觉。可那确实是亲眼所见。谜一般的未知更是引起我们长久的回忆，有欢乐，有迷惑……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情思，一直无法淡化……

无数的岛屿，明珠般闪耀在大海上，串连成了我国著名的舟山群岛。几百座海岛涵养了丰富的海生动物，是天然的海上牧场。

我第一次去探访，八月从上海乘船。傍晚起航，在两岸高楼林立的黄浦江中徐徐前进。天地忽然开朗，惊涛陡起，黄浦汇入长江。两江相拥，激水拥浪。

船头对着低悬水面的落日，夕阳红艳如圆玉；海水炽燃，大河流彩，无数的金星在水面跳动；晚霞光照着长河，江水映着彩霞，一片迷幻……

自从上船后，一刻也不安稳的我的两个孩子，现在也立在甲板上凝视，只听小早喃喃地说：



“我们正在驶向童话世界!”

新月如钩，海上观月，另有一番情趣。夜深了，小早和他哥哥还赖在甲板上。妈妈怎么劝说，他们也不愿进舱；直到远离了海岸，夜风骤紧，浪声如雷，他们才在海风的摇晃中，沉沉睡去。

早晨，风浪渐平，已能见到远处的岛屿。

小早说：“岛就是海里的山，对吧?”

哥哥小君毕竟大了四岁：“是露出海面的山。”

不久，船像是在小岛拦成的水道中穿行，两个孩子都急不可待地问：

“小白花在哪？在哪?”

我要他们自己去观察，去找出我们第一个目的地——沈家门。谁说对有奖，因为我已简单向他们介绍过这次旅行。

船刚拐过海峡，一排排、一列列的小船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港口，船上晾着渔网，一股鱼腥味扑面而来。

“沈家门!”小早第一个宣布。

“舟山群岛的最大渔港!”小君较为沉稳。

妻从包中拿出奖品，每人一条游泳短裤。

“我们能到大海游泳?”

“当然!”

朋友已在码头等候。等到我们商量好了行程，我和妻子却怎么也找不到孩子。妻子自责不该早早将游泳裤给他们。朋友说，附近没有适合游泳的海滩。正在焦急之际，他们却从海堤下冒出来，举着贝壳炫耀着胜利。

舟山渔场素以出产四大鱼种——大黄鱼、小黄鱼、带鱼、乌贼鱼——闻名，但渔市上已很难见到大黄鱼了，整个的鱼产量日减，主要是海水污染和滥捕的后果。但琳琅满目的鱼虾，还是使两个孩



子欣喜若狂。这里转转，那里看看，缠着我的朋友问长道短，连这位祖居海岛的作家也招架不住。对着只有虾子般大小的鲨鱼，两个孩子更是不依不饶我的朋友，一个说鲨鱼长着坚利的长牙，一个说鲨鱼有十几公尺长，体重好几吨，说这么一个小不点儿的鱼就是鲨鱼，是成心糊弄人。直到在远洋公司的冷库中，看到他们所说的大鲨鱼，比较一下两者的嘴，他们才勉强同意那小鱼似乎也有资格叫鲨鱼，但一定要加个“小”字。

在对虾养殖池边，听说对虾一生要蜕几十次皮，每当要长大一圈，就要蜕一次皮，更是感到奇妙无比。令他们最为神往的，还是要将对虾苗放到大海，根据回游规律和海潮运动，再去制定捕捞丰收的计划。那天，他们久久不愿离去，直要那位研究对虾的阿姨，同意有机会时，一定带着他们去放虾，才露出了微笑。

小白花令他们牵肠挂肚。总是催促着要去寻找在舟山群岛中的小白花。

在沈家门的考察计划刚完，早晨，我们登上了去普陀山的小船。船驶出港口没一会，就见对面白浪簇拥着一座小岛，岛上林木葱茏，蜃气缭绕，在霞光中，满溢着秀丽，深藏着神秘。

“普陀！”

原来它和沈家门隔海相望，只是它在沈家门的东侧，大山阻隔了视线。

普陀山号称“海天佛国”，在这个南北长约八点八公里，东西宽约三点五公里，全部面积只有二十点五平方公里的小岛上，密布着无数的寺院。古人曾用“山当曲处皆藏寺，路欲穷时又遇僧”来描绘。

最宏伟的是普济寺，坐落在梅岭山东麓灵鹫峰下，供奉着高达八点八米的毗卢观音塑像，雄伟壮观。寺内“五步一楼，十步一

